

## 农民增收: 地权稳定抑或土地流转?

——基于对漳浦县农地细碎化和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分析

卢盛荣 李文溥 易明子

**摘要:** 本文根据对漳浦县的调研计量分析了农地细碎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 不同于传统认识, 一定程度的农地细碎化对南方沿海地区农民收入反而有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的加工贸易型工业化、滚动型城市化使农民的非农化采取了特殊的形式。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并没有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必要前提, 因此, 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农地规模经营, 必须从调整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入手。目前情况下, 加强农村地权稳定性, 尊重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自主权, 对于维护农民基本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 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关键词:** 农地细碎化; 土地流转; 地权稳定; 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12) 02 - 0086 - 09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投入和规模经营效率是关系农业收入的两个重要方面。农业投入可以分为长期投入和短期投入两类, 长期投入涉及到平整土地, 兴修水利、施加有机肥等各种能长期提高土地肥力和可耕种性的人力和资金投入, 短期投入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劳动力的投入等。农业规模经营意味着扩大土地连块耕种面积, 从而提高机械耕种的生产效率。土地的规模经营状况可以用农地细碎化程度,

---

基金项目: 201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季度地区经济模型的开发与应用》(项目批准号: 71073130) 2010 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福建省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一个比较研究——以漳浦为基点》(项目批准号: 2010A025)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卢盛荣,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文溥,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易明子,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

即农户耕种的土地总面积不变情况下,耕种地块数、地块平均面积、耕种距离等的变化情况予以反映。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地细碎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形成原因有多方面,从供给角度来说:第一,由于土地稀缺,质量不一及与农舍的距离远近等原因,人们为了追求公平,倾向于在土地分配上使之细碎化;第二,人口不断增长促使了农地细碎化;第三,就中国而言,土地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地细碎化程度上升。就需求角度来说:第一,农地细碎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户分散种植农作物,减轻自然灾害损失,规避自然风险;也有利于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第二,在中国,农村劳动力租赁市场不发达,耕种大块连片土地,在农忙时可能面临劳动力匮乏,借助于农地细碎化,能使农民错开农忙季节,规避劳动力不足。

关于农地细碎化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长期以来意见不同。

Fleisher(1992)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农民土地块数减少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Nguyen(1996)采用土地面积作为细碎化的衡量指标,研究其对中国三种农作物玉米、小麦、大米的产量的影响,得出的产量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Wu, Liu and Davis(2005)采用1995年中国农户调查的数据估计平均生产函数,发现农地细碎化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但是Chen, Huffman and Rozelle(2006)随后的研究认为细碎化会影响技术效率而不是平均产量,因此运用县级数据估计出了一个随机产量方程,他们用田地数量和辛普森指数表示细碎化程度,发现细碎化程度提高会导致技术运用效率的低下。刘涛、曲福田等(2008)利用江苏省南京市274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用模型估算结果表明:农地细碎化导致农户复种指数的下降,并阻碍了平均土地综合产出率的提高,建议通过推进土地流转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相反,许庆、田士超等(2008)通过实证检验,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发现农地细碎化与农民的总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农地细碎化还有利于缩小农民收入不平等。钟甫宁、王兴稳(2010)利用江苏兴化、黑龙江宾县两地8个村庄农民的实际田块分布图,根据整群抽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模拟了农民间农地交换以减轻农地细碎化的可能性。结果显示,由于地块不匹配、交换链条过长等原因,农民间农地交换很难成功。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农地细碎化可能有其合理性。

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研究并存着不同的研究结论,说明农地规模化经营是一个需要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政策问题。本文以福建省漳浦县的调研结果为基础,分析东南沿海地区农地细碎化对产出的影响,当前在土地政策上,究竟是促进土地流转还是稳定地权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 二、模型设立与估计分析

漳浦县全县20个乡镇,人口83.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2.64万),土地面积

2135 平方公里 耕地 52 万亩 山地 165 万亩 海岸线 267 公里 有 72 个港湾、26 个岛屿和 51 万亩浅海滩涂 物产丰富 是一个兼有沿海与山区特点的人口大县、农业大县、海洋大县。2009 年起 漳浦县被选定为福建省全面建设小康定点观察调查县。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于 2009 年 8 月、2010 年 8 月、10 月先后三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在此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在该县九个乡镇:湖西畲族乡、官浔镇、石榴镇、佛昙镇、南浦乡、前亭镇、深土镇、赤湖镇、长桥镇展开。前后共有 14 名师生参加了调研。2010 年通过入户调查 取得有效调查问卷 263 份 并从中整理获得本文所使用的数据。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地地貌属于典型的低山丘陵地貌 农地细碎化程度比较高 每个农户平均拥有 5 块以上的土地 并且单块土地面积大多在 3~8 分左右。农地细碎化程度如此之高 但是当地的土地流转市场却不活跃。县农办 200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当年参与土地流转农户仅 17229 户 占农民户数 9.6%;土地流转面积 57182 亩 占耕地面积 13.8%。土地流转市场不活跃 说明土地流转的边际收益低于地权稳定可能带来的收益。地权稳定 有利于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因此 我们从农地细碎化和农业投入两个方面入手 并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与模型 分析农地细碎化和农业投入的农民收入弹性。

通常用于衡量农地细碎化的指标有:每个农户所拥有的土地块数及辛普森指数。Blarel(1992)年指出 辛普森指数本身包含了两个因素:土地数量、土地面积的变化方差。为了综合评定农地细碎化程度 我们选取农地数量指数、Monchuk, Deininger(2010)提出的农地面积变化方差指数以及辛普森指数这三个指数。后两种指标具体构建形式如下:

土地面积变化方差指数:

$$S^+ = \frac{[\sum_f (\alpha_f - \bar{\alpha})]^2}{\bar{\alpha}}$$

$$\text{其中: } \bar{\alpha} = \frac{\sum_f \alpha_f}{F}$$

辛普森指数:

$$S = 1 - \left[ \frac{\sum_f (\alpha_f^2)}{(\sum_f \alpha_f)^2} \right]$$

其中  $\alpha_f$  表示单块土地面积  $F$  表示农户拥有的土地总块数  $f$  表示土地标号  $f = 1, 2, \dots, F$ 。可以看出 土地变化方差指数衡量任意一块土地与平均土地面积的关系。指数越大 表示细碎化程度越高(特殊情况如只有一块土地的情形除外)。辛普森指数则蕴含了土地数量和面积变化方差两方面的影响 随土地数量增多而增大 随面积变化方差增大而减小。

另外 与农地细碎化程度相关的指标还包括地块之间的距离、地块与农舍的距离。Blarel(1992)指出 地块之间的距离越大 细碎化程度越高。但是 Mon-

chuk, Deininger 等(2010)指出,单纯地块之间的距离并不能表示土地分散程度,应该考虑到农舍与地块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如果两块地与农舍的距离均为1千米,那么,两块地分别位于农舍的两侧将比两块地都位于农舍的一侧的细碎化程度更强,其耗费的生产成本将更高。因此我们运用如下指标来衡量距离的影响:

$$D = \frac{dh_f + \sum_{k \neq f} d_{fk}}{F}$$

其中  $dh_f$  表示  $f$  地块与家户之间的距离,  $d_{fk}$  表示其他地块与  $f$  地块之间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分地块与农舍的相对位置的异同,从而更加精确地度量距离对农地细碎化程度的影响。

农业投入和收入方面,我们以价格而非数量为衡量指标。我们将农业投入分为两大部分:长期投入与短期投入。长期投入包括水利投入、土杂肥投入。短期投入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劳动成本、机械租用、土地租金。所有成本都以年为计算单位。对于水利投入,我们采取直线折旧法计算年成本,其它投入则以使用量乘以当地购买价格。

为了求得弹性,对收入、各个投入变量、土地细碎化各项度量指标取对数,然后进行回归,表达式如下:

$$\ln y = \sum \beta_i \ln x_i^* + \sum \alpha_j \ln z_j + \xi$$

$$\text{其中 } x_i^* = \begin{cases} x_i & \text{if } x_i > 0 \\ 1 & \text{if } x_i = 0 \end{cases}$$

其中  $x_i$  代表各项投入指标,由于有些农户的有些投入(例如水利)为零,当其为零时,对数值无意义,因此引入如上虚拟变量。 $z_j$  为各项衡量农地细碎化程度的指标,  $\xi$  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以上模型,我们首先进行简单回归,结果如下:

表 1

长期投入	土杂肥	-0.149 (-0.72)	-0.013 (-0.640)	-0.015 (-0.740)	-0.015 (-0.720)	-0.014 (-0.640)
	水利	0.021 (1.18)	0.020 (1.090)	0.021 (1.150)	0.020 (1.100)	0.019 (1.030)
短期投入 (可变)	种子	0.037 (1.48)	0.038 1.480	0.038 (1.500)	0.036 (1.400)	0.037 (1.420)
	化肥	0.537*** (8.4)	0.539*** (8.35)	0.538*** (8.38)	0.537*** (8.27)	0.538*** (8.22)
	农药	0.212 (0.76)	0.022 (0.780)	0.021 (0.740)	0.022 (0.790)	0.023 (0.800)
	机械	-0.035** (-1.84)	-0.035** (-1.830)	-0.037** (-1.89)	-0.035** (-1.81)	-0.035** (-1.79)
	雇佣劳力	0.021 (1.17)	0.021 (1.200)	0.021 (1.180)	0.020 (1.160)	0.021 (1.180)

不变	土地成本	0.437*** (5.14)	0.425*** (4.83)	0.429*** (4.91)	0.435*** (5.06)	0.424*** (4.77)
细碎化 指标	土地块数		0.066 (0.680)			0.063 (0.640)
	土地面积方差		-0.065 (-0.770)			-0.064 (-0.750)
	辛普森指数			-0.069 (-0.460)		
	土地距离指数				0.008 (0.160)	0.007 (0.150)
	常数	1.772** (3.17)	1.787** (3.13)	1.810** (3.19)	1.792** (3.16)	1.800** (3.11)
R - adj		0.627	0.602	0.604	0.603	0.599

注：\*\*\*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出 5 种情形下的模型估计的细碎化指标均不显著(表 1),原因可能是方程的解释变量较多而且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一方面造成了解释变量繁杂不容易解释,另一方面多重共线性也使一些解释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因此我们用 SPSS 进行因子分析,简化变量个数,消除多重共线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利用因子分析的第三个好处是可以将上述五个模型进行综合,得到一个解释力最强的变量组合。因子分析的结果如下:

表 2 因子得分矩阵

因子	提取方差			旋转后提取方差		
	特征值	提取方差百分比	累积提取方差	特征值	提取方差百分比	累积提取方差
1	2.670	22.252%	22.252%	2.034	16.946%	16.946%
2	2.023	16.856%	39.108%	1.993	16.612%	33.558%
3	1.337	11.139%	50.247%	1.643	13.695%	47.253%
4	1.239	10.329%	60.576%	1.507	12.556%	59.810%
5	1.062	8.848%	69.424%	1.154	9.615%	69.424%

表 3 旋转后的因子构成分析

	因子				
	1	2	3	4	5
土杂肥投入对数	-0.059	-0.086	0.068	0.856	-0.028
水利投入对数	0.180	0.264	-0.205	0.691	0.133
种子对数	0.105	0.812	0.002	0.196	0.147
化肥投入对数	0.131	0.032	0.831	0.026	0.276
农药投入对数	0.122	0.754	0.142	-0.044	0.083
机械耕种对数	-0.215	0.687	-0.060	0.045	-0.350

	因子				
雇佣劳动力投入对数	-0.045	0.421	0.305	0.470	-0.232
耕地面积* 租金对数	0.161	0.081	0.835	-0.042	-0.171
土地块数	0.856	0.019	0.181	0.081	0.044
土地面积方差	0.769	0.158	0.231	0.114	0.025
辛普森指数	0.739	-0.076	-0.065	-0.110	-0.143
土地距离指数	-0.102	0.021	0.040	0.015	0.896

通过选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并经过因子旋转,前五个因子可以包括近百分之七十的信息而且把原有的 12 个解释变量简化为 5 个因子,这五个因子互相独立,排除了多重共线性。表 3 显示了这五个因子的构成:第二个因子和第三个因子主要体现了种子投入、农药投入、机械投入、雇佣劳动力投入、化肥投入和租金投入,它们均为短期投入,因此我们把二、三两个因子命名为短期投入因子。第四个因子主要有土杂肥投入、水利投入等长期投入,我们将其命名为长期投入因子。第一个因子和第五个因子主要体现了土地块数、土地面积方差、辛普森指数和土地距离,主要反映土地细碎化程度,因此把第一、五因子命名为土地细碎化因子。

把新得到的五个因子代入回归方程,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表 4 因子分析处理后的模型回归结果

对数产出	细碎化程度 (土地块数、 面积方差、辛 普森指数)	短期投入 (种子,农 药,机械、 劳动力)	短期投入 (化肥、租 金)	长期投入 (土杂肥, 水利)	细碎化程 度(土地距 离指数)	常数
Coef.	0.181***	0.134**	0.717***	0.057	0.184***	9.242***
t	3.429	2.538	13.552	1.074	3.470	175.335
Adj-R	0.852					

注:\*\*\*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从表 4 看,经过因子旋转处理,除长期投入不显著外,短期投入,土地细碎化程度都对农业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首先,短期投入对农业增收作用明显。短期投入按照因子分析的结果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种子、农药、机械租用租金、劳动力租金;二是化肥、土地租金。相比较而言,后者的收入弹性最大。这点符合我们的预期:农业产出与土地面积成正比,一般而言,增施化肥会增加农产品产量。两者会带来农业收入增加。种子、农药、机械租用租金、劳动力租金合并成一个因子之后对农业收入的弹性为正,但是比较小,说明这些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有限。值得一提的是,机械租金投入对农业收入弹性为负,即增大机械投入反而会引起农户收入下降。这一结果似乎与一般常识相悖。但是结合漳浦县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得到解释:首先,漳浦属于南方低山丘陵地带,地貌决定了土地难以平整,不便连片种植,这种情况使

农机优势难以发挥,其使用成本甚至比用人的成本更高,所以机械投入对农业增收作用不大,甚至为负。其次,人均农地面积小,机械耕种反而是规模不经济的。

其次,长期投入并不必然增加农民的当期收入。无论是从简单回归结果来看,还是从因子分析结果来看,长期投入因子对农业当期收入的弹性皆不显著。根据调研情况,漳浦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长期投入主要是土杂肥投入与水利投入。一般来说,给土壤施加土杂肥是出于对土地长期肥力的考虑,因为土杂肥相比化肥,除含氮、磷、钾等大量元素外,还含有许多作物所需的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以及有机质和腐殖质,能改良土壤结构,协调土壤的水、肥、气、热,增强土壤的通气透水能力和保肥、保水、供肥、供水能力。调查得知,漳浦县施加土杂肥的农户大部分是从市面上购买经过干燥处理的猪粪、家禽粪等等。相比化肥,它们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在短期一般都不明显。另一方面,水利投入对农业收入弹性也不显著。主要原因是能够对产出产生重大影响的水利投入一般不是个别农户所能承担。个别农户的水利投入基本上是零星投入,因此在回归中结果并不明显。

最后,我们发现农地细碎化对产出的影响整体上是正值。如前所述,农地细碎化程度体现为:农户拥有的土地总块数;所拥有土地面积变化的方差;土地与家的距离远近。从表3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土地总块数增加对农业收入影响为正,面积方差影响为负,土地距离家的远近影响为正;从经过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土地总块数和面积方差整合成的辛普森指标作为一个细碎化变量,对农业收入弹性体现为正(表4)。这与以往有些文献对农地细碎化影响的研究结论不同。我们无意以此否认不同的研究结论,而是想指出:在中国,由于各地土地状况、经营方式的高度异质化的特征,必须实行因地制宜的土地政策。漳浦县地处福建东南部,与广东省接壤,海岸线长度在福建省仅次于宁德市霞浦县,极易遭受台风袭击。农业生产受剧烈变化的气候影响很大。因此,农民需要多块分散而且间隔一定距离的土地,分别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分散经营风险。另一方面,目前农村中务农的多为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及妇女,劳动能力有限,耕地面积较小,反倒有利于农户经营。因此户均土地块数较多对农业收入影响为正。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当地部分农民拥有的土地方差比较大,最大的单幅土地面积不过一亩多,5分以下的也不少,对于农户而言,一方面单幅土地面积过大不利于分散经营风险能力及有限劳动力的配置,另一方面单幅土地过小(5分以下)又低于单位劳动时间工作量(半天/人),不利于实现劳动时间规模经济,所以土地面积方差过大对农业收入影响为负。由于土地块数对农业收入的正向影响大于土地面积方差对农业收入的负向影响。整体上漳浦县的农地细碎化程度对农业收入反倒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 三、结论与启示

从对福建漳浦县的调研中能够得出关于农地细碎化从而农村土地流转政策

与农民增收之间关系的多少启示?这取决于漳浦调查所发现的事实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可以认定的是:目前农村中务农的多为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及妇女,劳动能力有限,此时,农户拥有的地块较多,单位耕地面积较小,一定程度上反倒有利于农户经营的这一事实,在全国有较大普遍性。

其次,南方特有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农业生产特征,使多地块多品种种植以规避风险的生产方式可能仅在南方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般意义。

可以看出,由于现有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特征,导致了目前留在农村务农的多为中老年人及妇女,这不是农业的正常状态,而且也不能认为是农地细碎化的充要条件。因为,在平原地区,地势比较平坦,气候变化也不频繁、剧烈,农作物种植品种比较单一,风险较小。自然条件适合于将细碎土地整合起来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土地规模经营的收益大于农户自主经营的收益,土地流转仍将受到农民欢迎而得到发展。但是,即使是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也仍然必须遵循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否则,则有可能出现因推进土地流转导致了收入再分配,固然农业产出因土地流转而增加了,但是农民却并不因此而增收。在这些地区,推进农村的土地规模经营,要求相应地调整现有的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的加工贸易型工业化、滚动型城市化模式(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QMM课题组,2010A,B),使进城的农民工在经济上有能力实现举家进城。

但是,在南方丘陵山地地区,推进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则要更为慎重。因为在这些地区,土地平整,合并的成本较大,即土地本身不具备整合的优势,这样一来土地流转市场上的需求方除了财力充足的大农业公司之外,个体户农民大多缺乏经济实力,参与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的结果,可能会使农民手中有限的土地流入农业企业而非经营大户手中,土地流转因此产生农民增收效应,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在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下,农地对于农民来说,还具有一定的保险和社会保障功能。在农民尚无法举家进城,实现彻底的非农化,进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土地流转不仅要考虑农业是否增收,而且还必须考虑农民是否因此将稳定增收;从供给方来看,由于农户的总土地是按家庭总人口分配的,在可以获得的土地面积一定情况下,农民更加倾向于地块适度分散,种植不同农作物以规避气候剧烈变动的风险(台风、暴雨等洪涝灾害),所以他们本身有保留多块土地的动机,而不愿意将细碎化土地通过流转,降低其经营的地块数。因此,当前部分农村土地流转不活跃,一定程度上是农民的理性选择。

因此,我们认为:

第一,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要求逐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土地流转及农业规模经营的推进必须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协调。在我国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下,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是比较不稳定的,举家迁入城市的可能性还比较小,因此,农村土地流转不能不受到现有工业化、

城市化模式的制约。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从调整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入手,使进城从事非农业的农民能够真正地成为城市人口,其赡养的家庭人口能够迁入城市生活。否则,仅仅考虑到现有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田使用不经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而强制推行农村土地流转,将有可能导致对农民的剥夺。农村土地流转,即使是在自然生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必须坚持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原则,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绝对不得强制推行。

第二,在现阶段,与推行土地流转相比,稳定地权对于发展农业、农民增收而言,可能更为重要。本文的调研及统计分析发现:增加投入对提高农业产出、农民收入有重要作用,激励农民增加投入的最重要因素莫过于地权稳定。因此,认真贯彻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对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第三,加快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落实和推广。调查发现,在南方沿海地区,农民保留多块土地的较大动机是规避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灾害的风险,因此,因地制宜地建设、完善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推广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降低农业经营风险,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当农业生产经营风险通过制度及政策安排得到缓解之后,农民就无须或者大大降低了通过以一定程度的损失农业生产效率的农地细碎化、多种经营来自我投保,将经营重点放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上来,这样,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成为了农民自生的需要。

#### 参考文献:

Monchuk, D., K. Deininger, et al. Does land fragmentation reduce efficiency: Micro evidence from India,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July 25 - 27, 2010.

Blarel, B. and P. Hazell. "The economics of farm fragmentation: evidence from Ghana and Rwand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6(2): 233, 1992.

Chen, Z., W. Huffman, et al. "Farm technolog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four reg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 153 - 161, 2009.

Fleisher, B. and Y. Liu. "Economies of scale, plot size,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agricultur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32(3): 112 - 123, 1992.

Nguyen, T., E. Cheng, et al. "Land fragmentation and farm productivity in China in the 1990s." China Economic Review 7(2): 169 - 180, 1996.

Wu, Z., M. Liu, et 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household crop produc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16(1): 28 - 49, 2005.

刘涛,曲福田,土地细碎化,土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资源科学: 1511 - 1516, 2008(010)。

许庆,田士超,农地制度,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不平等,经济研究, 83 - 92, 2008(002)。

钟甫宁,王兴稳,现阶段农地流转市场能减轻土地细碎化程度吗?——来自江苏兴化和黑龙江宾县的初步证据,“农业经济问题”, 2008(7)。

厦门大学“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2010A):《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2010年春季报告》2010年2月。

厦门大学“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2010B):《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2010年秋季报告》2010年9月。